

夏风已远

王郁森

(散文)

辽阔的原野，芳草萋萋的墓旁，一棵美丽的白杨，在夏风中一遍又一遍地讲述一个故事。

他还是一个小孩时，便在线上挣扎，拾柴，挖野菜，牧羊，放猪。岁月的风霜过早地染白了母亲的双鬓。娘儿俩住的茅草屋旁长着一棵小白杨。

有一天保长和乡公



散文诗)

我们这一群男子汉

王廷伟

纱厂是织女的世界，我们是女儿国里的一群男子汉。

织机象大共鸣箱，处处回响着摇滚乐，却仍然压不过八十分贝高音的纺织女。她们大谈特谈阿兰·德隆的潇洒英俊，贬低中国雄性公民缺少气质和派头，我们这群男子汉很恼火。

我们穿西装、练健美，要成为她们记忆中经常被翻阅的一页；我们推纱时加快脚下的幅度和频率，故意袒露鼓满力量的胸大肌，弹射

出注目的意象的神秘。

当灯光拉长我们魁梧的身影，我们很得意有了胜过高仓健峻峻的阳刚之美，也许在我们年轻的岁月里，潜伏的是未来的什么什么明星。

我们频频向她们发射自爱的密码，可她们就是不破译，她们是骄傲的公主，却常用温柔的目光撩拨我们不安的骚动，我们将成为目中无人的王子。

她们偶尔掀起女性娇艳的脂粉气浪，共报

他带来无限的乡情的诱惑。

他在县城只呆了一宿。

一位老人的寥寥数语使他几乎发狂——生母在十年前谢世……

“皇冠”小汽车在原野嘎然而止，他钻出车，脱下西服外装，又从一个小包内取出一身血迹隐约可见的土布衣服飞快地穿在身上，沿着长满荆棘的小径跑去。刚跑出几步，就跌倒了。

长跪不起。

“妈，杨娃回来了！回来了！”悲怆高亢的声音在空旷的原野上震荡，使人肠碎心裂。

远处，一排排漂亮整齐的农家小洋楼，在阳光下矗立泛着红光，那是他的故乡。

夏……风……已远……

出我们思恋情爱的渴望，织机和长长的纱拦不住我们要征服她们的欲望。

有一个被我们“俘虏”的织女向我们透露内参，你们显示的力量不应只是肌肉，而应是思想。于是我们这一群男子汉竞相将烟钱、酒钱掷进新华书店，孵化出人生辉煌的价值、生命丰富的内涵。

生机，充溢着纱厂，充溢着我们这群男子汉敏锐的神经。技术比武、知识竞赛、诗歌征文，被我们垄断了所有的好名次，她们的热情逗起我们明天的畅想。

呵，我们这群男子汉！

(荒诞小说)

身后之事

袁西荣

朦胧中有人敲门。打开灯，已是午夜了。啥急事，这么晚了还找上门？郑处长披上衣服，打开门，昏暗的走廊空无一人。

刚躺下，又传来沉闷的敲门声。没错，确实有人敲门。他二次下了床，又披上衣服，打开门，走廊里一片黑暗，一阵寒风扑面而来。他打个激灵，壮着胆子问：“谁？”黑暗的走廊里一片寂静。

郑处长不知是怎样回到床上的，暖烘烘的被窝被带进来的寒气占据了。又响起敲门声，他赶紧用被子将自己全身严严实实裹起来。可那声音顽强地从门缝里挤进来，钻进被窝里。

整个上午，郑处长没精打采。

下班铃响了，他仍无要走的意思。

“砰砰”。有人敲门。上班时不来，下班来凑热闹。郑处长闷闷

不乐，但还是朝门口喊道：“请进！”

来者并不理会，仍是不停敲门。郑处长走到门口，拉开门，见鬼，昨晚的情形又出现了一——门口仍无一人。到底是白天，狠狠走出办公室朝走廊两边张望，连个人影都没有。大白天见鬼了！他赶紧退回办公室，将自己反锁在里面，掏出手帕揩去额上的汗珠。

门又被敲响了，他颤颤兢兢地问：“谁呀？”

来者到底说话了：“我。”

妈呀！这不是一星期前去世的付处长吗？

“你是谁？”郑处长希望这是错觉，大声问。

“你小子才当上正处长就不认人啦！”

天那这不是他的声儿是谁？一个星期前是我给他主持开的追悼会，从火葬场回来我就从副处长升为正处长了。

了。

“付处长，我可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郑处长几乎是在哀求了。

“我到冥国几天了，可没我的立身之地，我在位时是正处长，可你在追悼会上却称我为付处长，害得我在那里都降格一级。”

“你是正处长，因你姓付，所以……”

“那后面应在括号里注明一下嘛，这是其一；其二，老伴去火葬场送我，不派‘皇冠’派‘上海’，最后一次用车也给降了格。”

“那天，‘皇冠’拉钱处长开会去了，所以……”

“同样是正处级，为什么他用得我不得？况且我的资格比他老一年零三天。其三，王飞这小子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好苗子，你一拨正就将他下放基层，不是否定我的成绩吗？其四……”

郑处长象是被推到山崖的边缘，说：“处长，以上诸事一定采取弥补措施。第一，立即给另一世界拍特加急电报，更正你的级别；第二，近日准备组织一次旅游，夫人和孩子们一律由‘皇冠’接送；第三……第四……还有，



你生前还担任过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函授辅导站名誉站长、灭鼠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也一并寄往你现在的单位。”

“嗯，这还象个样子。”门外的声音显得温和了许多。

自此办公楼里平安无事。(插图权令)

海溪

马瑾

我崇拜海，愿我具有象她一样宽广的胸怀！我热爱江，没有什么能阻挡它一泻千里的气概！我留恋湖，平静的湖面飘送着遐思，隐透着柔媚的风采！我喜欢河，她恰似恬静的少女，洗去你心灵的尘埃！我更爱小溪，

它那坚定的方向——桀骜地奔向江、河、湖、海！

本版编辑 叶广岑

阳台

陈官煌

把一首生活抒情诗，竖排在山沟的农户，粘住了阳光的翅膀，引来了春风的脚步。

它用新巧的构思，展示出农村的高度。

笑声，再不会沾上煤烟，希望，挺起了胸脯。

每当望见山沟里的阳台，总把它誊写在心的深处。



张学良先生近影

的本身，人们比较熟悉，但张学良送蒋被囚后的遭遇多数人不甚了解。我们今天编纂发表此文，一是表示对张杨二将军的缅怀；二是介绍这段鲜为人知的史料，从历史窥察未来，激励我们以先辈的献身精神，为振兴中华树功立功。

一个高明得出奇 一个坦诚得天真

1936年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不顾杨虎城和他部下的强烈反对，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赴京请罪”。在放蒋的前一天，他对他的部下说：“你们要知道，这次事

变，对蒋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同他一起共事。所以现在万万不能再难为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

但是将军的坦诚天真换来的却是蒋介石一连串“高明”的圈套。当蒋张一行在洛阳落脚休息时，蒋有意对张说：“汉卿，你回西安吧，不要送了，南京有人对你不解啊！”

此话恰到好处，更加加重了张学良的义气感，坚定了他送蒋的决心。当蒋正在盘算着回京后下一步的行动时，张学良心里一块石头却落地了，坦然入睡，鼾声如雷。两个星期来他从没有睡得这么香甜。

次日清晨离洛飞京之前，蒋介石就把他精心谋划过的意思告诉张学良，能不能致电西安，先让陈诚、卫立煌、陈调元、朱绍良等四人离陕。张学良立即遵办，他把人情作到底，即刻急电杨虎城，请将留

在西安的“中央要员”一律送回。这一点跟他1933年3月10日，在保定专车当面向蒋介石辞职获准，蒋嘱他在车上拟发通电的故事如出一辙。原来，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蒙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屈辱，在国内舆论的沉重压力下，致电南京，引咎辞职，丧权辱国的罪责总需要人去领，而且消灭异己早已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愿望。此举正中下怀。事隔两天，蒋介石就匆忙北上，在保定的专车上对张学

西安事变后的张学良

· 林杉 ·

良说：“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一人，我俩中间谁离开这小船好呢？”张学良回答：“我离开！”第二天张学良就把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和东北边防军总司令的职务交给了何应钦。蒋介石亲自担任了华北所有军队的最高统帅，许多重要职务都落在了蒋介石亲信的手里。

当27日哪些大员们离开西安以后，南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扣押在西安的五十

架军用飞机和五百名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了。因为这是西安方面为争取释放少帅能与南京讨价还价的唯一资本了。所以，何应钦又一次请张学良写信给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请他们归还飞机，释放有关人员。此时的张学良已经悔之晚矣。当一切就绪以后，中央军大军压境，包围陕甘地区。几十个师的兵力一线摆开，大有荡平西安之势。而统帅中央军的将领，几乎全是刚刚经少帅批准，由西安释放的南京大员。

王禹廷在台湾《传记文学》著文谈到这段往事时无憾地说：“我们看了上述五个集团军总司令，除了顾祝同以外，蒋鼎文、朱绍良、陈诚、卫立煌都是西安事变被羁留者。张陪蒋到洛阳时，听了蒋的话，电令放了他们。如果那些大员在西安时，蒋不至于无所顾忌，对张公开审判，不让回陕……蒋先生实在高明得出奇，张学良简直爽快得天真。政治是一种艺术，却很现实冷酷，有时便须用权术，耍手段。张学良不知此中窍要，视人如己，难怪其久吃苦果也。”

就在这个奸诈的圈套下，张学良步步入笼。蒋介石既消除了囚杀杨虎城的后顾之忧，同时借此西安群龙无首之际，采取外部大军压境，内部分化瓦解，逐步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消除解体，达到了排除异己的目的。一箭双雕，真可谓歹毒“高明”得出奇了！

(一)(题图林权令)